

震川文集

冊四

震川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墓誌銘

陳處士妻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陳處士諱可樂之妻父諱士高以歲貢入太學三娶無子元配某氏生女子子一人故處士受室成禮於王氏之廟太學君落魄不事生業家徒壁立獨喜飲酒孺人治女紅以資其費卽賓至酒醴羞膳無不得所欲太學君卒乃歸於陳未幾處士病瘵生一子周歲矣且死顧謂孺人曰伯兄無子可以兒與之孺人曰養老字孤吾事也因泣下截髮以自誓時庚午之歲大祲道殣相望孺人抱一歲兒哭其夫且汲飪以承迎二親甚艱難也卒以孝養終二親之世而喪葬之命其子事其兄公如夫之教內外相依倚爲命以迄於有成居無一畝之宮在閭閻中人罕見其面尼媪往來富貴家與婦人交雜膜頤尤數從寡婦人遊孺人一切謝絕之晚年且鳩曉矇矇然甚不自得醫至却之曰吾手不能與人診視也蓋年二十四而喪處士六十有二而卒時嘉靖二十六年

十二月十一日也於是嫠居幾四十年矣初處士之曾祖諱珣中乙榜進士授膠州學正歷應山王府教授嘗爲會試同考官崑山之士以易學登第自應山君始家世讀書清貧節行可慕尙也孺人子一人唐縣學生孫二人王道縣學生次王政葬以嘉靖二十九年十二月十七日在白馬涇隨字圩之新塋其辭曰

兩儀奠位自初有民陰陽會合男女貞行聖人因之秩爲典常法則天地垂象咸恆王道陵遲關雎刺興鄭衛靡靡禮俗以傾會齊於禘天字晦暝孰知千載是心猶明懿矣淑婉居然性靈爭芬昧谷競節高冥有赫管彤於昭汗青子政作傳元凱翼經無微不顯靡幽不呈鑄辭於石以紹前人

太學生陳君妻郭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郭氏長洲人封鴻臚寺丞諱某之曾孫處士諱某之孫太學生諱受益之子歸陳氏工部都水司郎中諱天貴之子婦太學生大雅之妻也年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九日卒太學君爲治葬事遣其子良謨來請銘

初孺人始歸陳氏太學日遊庠舍不能治生產幾無以自贍孺人父母家在吳淞江上田肥美歲多收爲捐嫁時衣被財物買田廬每歲之冬卽往收穫苦寒迨春而面嘗皸皴凡賓祭補紉饅饘一任其勞苦時節縮而用其什纖麗之服珍華之飾屏去不御親黨有邀爲宴會者曰飲酒非婦人事輒謝之辛勤二十餘年家用可以給而夫君以年貲貢入太學滿次謁選當爲州縣官不日有祿養而教育其子爲進士業亦旣有成矣一旦構危疾自知其不起爲其子女從容敘述生平言始爲婦以至于今其勤勞如此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僅已登岸而操舟者沒焉因唏噓不自已家人度爲癯須若干直孺人聞之卽曰吾不須此木當若干直可也又曰吾生自謂盡瘁於爾家然不欲費但得片石求能文者誌吾墓足矣予聞而傷之孺人以女子有志於名後世夫豈爲區區之名卽其平生之志有不容沒沒者予讀谷風之詩蓋夫婦之變也其稱所以爲其夫者曰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龜勉求之至於旨畜以御冬甚微細者亦自言之疊疊不厭千載而下可以見爲人婦者之心也

其亦可悲也已孺人生子男二人良謨長洲縣學生良策尚幼女子一人適李春陽吳縣學生孫男女二人其葬在武邱鄉寧之明年正月二十四日也銘曰郭世巨族居差方里大臚貤封亦以貴起來嬪陳宗實相厥美致其畜藏勤懿自喜悲彼褕衣不能爲婢一世之志迫于短晷不承其享貽後之社

顧孺人墓誌銘

嘉靖二十七年沈君子善喪其配顧孺人又明年舉進士官鄱陽孺人尚在殯尋以中憲之喪還家明年治葬事以孺人祔於崑山縣橫塘祖塋之次寔三十二年某月日也子善先期來請銘其子堯俞從予遊每念其母輒流涕曰吾母賢非夫子其誰宜銘嗟夫富貴壽夭非所以論賢者而賢者之志不在於此然世恆以是爲幸不幸相與爲悲喜亦夫人之情哉沈氏世以詩書名家中憲趾美前武三爲二千石而孺人之考給事兄弟起海上一時同官黃門並貴顯矣孺人托於兩家得子善以爲之壻孰不爲喜然孺人未及笄屬結事捐館舍哭泣悲哀幾不能以生後每追慕顧念有終身之悲而子善爲諸生悒悒不得意

孺人與共勞苦有難鳴警戒之志及遊兩京太學遂魁畿甸多士又再試不利比及第孺人幾及見之而先以死蓋富貴壽夭之數雖父子夫婦不能相及者此其所以可悲也孺人生而敏慧數歲爲給事製小冠給事喜爲冠以出見客常以格言教訓孺人輒能記其後每稱以勸其子爲人凝重在父母側不問不言或竟日無一言雖中憲嚴憚之君所交遊以文字學業相過從卽喜具食飲令盡懽苟非其人雖杯茗不時至也見其子夜讀書輒紡績與共燈火用勸率之事祖姑太宜人尤孝敬中憲之官太宜人老不能行嘗謂中憲有賢孫婦卽汝面汝目在吾眼前矣其賢如此蓋子善宦學之助爲多焉給事諱濟官刑科給事中中憲諱太楠官至惠州府知府子善名紹慶今爲鄱陽縣知縣孺人生于正德四年七月十四日得年四十男子子二人堯俞堯典女子子二人壻王炳衡王伯稠後出女子子一人妾出男子子二人堯欽堯文昔雍門子以琴見孟嘗君孟嘗君爲之增歎嗚咽流涕不能自止子銘孺人蓋有傷心者銘曰

嗟夫人之婉好宜其壽考胡遽以歿其行獨而不祿嗟夫造物者區區以此爲

仇夫孰能知其由

潘府君室沈孺人墓誌銘

予少善潘士英子實子實自嘉定來崑山居馬鞍山岩石之間予亦時過子實因獲拜潘府君氣貌方壯盛也喜飲酒不屑事生產而沈孺人者清浦大族清浦在縣東南海上黃浦之東蓋俗謂之江東沈氏云孺人去膏澤攻勤苦以佐其家又以其餘力爲高樓夏屋以居而子實得自恣游學嘉靖某年月日潘府君卒其明年十二月葬于脚襪涇之原予嘗誌其墓府君亡而孺人持門戶如其存時子實益復聚縣中俊彥日與講肄其縣人往往取科名貴顯于朝或不幸困踣于時亦以道義爲鄉人所重皆子實之與也人以是愈稱孺人之賢而幼子士賢亦力學爲諸生會倭奴犯境子實家近海最先被兵遂奉孺人避居士安亭舍中子家人皆得挹其慈範明年寇益深子實去之澱山湖中孺人命舟益遠去之構李入其郭中澱山湖王氏子姻家也是時從孺人行者皆獲免不從孺人留者皆被害其倉卒明智如此兵後家悉燬子實稍卜新居始以不

能具菽水養爲憂于是計偕留京師選授處之龍泉博士龍泉山縣學宮皆傾圯因留妻子侍養先之官除館舍欲迎孺人而孺人竟病卒蓋子實非苟仕者千里就微祿以爲親也而竟不能致居官一日之養豈不傷哉雖然使子實早取科名亦不肯趨時以爲大官雖爲大官亦必不藉此以爲親榮則今子實之所以事孺人者蓋無憾也子銘府君至是二十年乃銘孺人而子與子實亦已老矣其又不能無感矣夫其辭曰

沈氏江東世名族黃門柱後兩賢擢孺人父肆王父輔世稱孝子善慶渥府君諱乾用中字士英士賢二子續女適金詡徐應元張來之配先母覆孫男女七曾孫二胤嗣蟄蟄繁祉福己未臘月日初五七十有六齡非促微文志墓襲前詞明歲除日祔夫薨

周子嘉室唐孺人墓誌銘

震澤東出爲淞江遠吳之境而南故吳地多以江名子嘉世居江南唐氏居江北皆崑山之鄙也相去二十里故孺人歸于子嘉時參知公已登進士子嘉以

兄故諸生時爲廉吏祿養不贍賴國家恩澤得以安其閭里無呼召之擾視先世雖以貲高里中而數苦徭賦今可以無事遂與孺人耕田常數百畝孺人日饁百餘人歲時伏臘賓親之費不使子嘉有言而悉自辦治而事二大人極孝養參知公宦游數千里外有令兄弟又有賢婦得以無顧念孺人產子舅中憲公已病亟聞之亦喜初晏恭人卒孺人哭之哀又哭中憲公而病尋卒子嘉痛之十七年而不葬曰不敢薄吾妻也又曰始吾爲生之難今稍裕而吾妻不及矣于是以某年月日葬于千墩浦奈字圩之新阡子嘉名大賓男子子一人之榮女子子三人適某某又男子子四人女一人繼趙出孫男子一人余與徐韜仲皆子嘉之姑之子故請韜仲爲狀而余爲銘子嘉謂皆外兄弟可信其賢不誣也銘曰

孰爲之昉不旣其養自我爲土或居其上其命也夫今見子之長黍稷禋祀其永享之

方母張孺人墓誌銘

鄉進士方範循道之母張孺人卒將葬乞銘于予其狀云張氏世居崑山之水
墟村曾大父諱奎大父諱佩父諱錦母潘氏父少習舉子業長爲郡從事不久
棄去所生女子五人皆聰明穎慧而吾母尤凝重貞淑頗習小學列女傳能了
大義嘉靖初吾父以御史議大禮不合歸久之先妣封孺人范氏卒遂以禮聘
焉先是范孺人方正賢淑動協矩矱人以爲女丈夫吾母志操狷潔動止有則
族黨內外咸謂有范孺人之風葺年生不肖先君乃悉以前所樹產歸伯兄而
攜吾母子構別室以居吾母念先君所留鮮薄懼弗給也治生纖悉僅僅取足
而恆宿儲甘旨爲吾父徵姻合朋之需吾父得夷猶于江山綠野之間情閒意
適者實吾母之助爲多不肖方向學吾父謂吾母曰兒年少勿以他好奪志卽
遠大可期也庚戌之秋吾父奄忽見背吾母敬承父志咨于伯兄博訪名宿延
之家塾餽幣饋遺必加豐腆早夜冀有成立以慰先人于九原未踰年則訟役
交侵吾母于是撫不肖泣曰汝父不欲以厚貽汝正爲今日而人情若此奈何
所賴以自立者惟能讀父書案牘汝負先人之志吾亦何以生爲也遂相與大

慟不肖因悚惕痛勵值倭警家產蕩焚吾母復鬻簪珥爲延師費不足則又稍捐成業以資之蓋自先君謝世今十五六年中經顛撼百出之苦惴惴焉不敢一日之寧惟是尊師教子則愈久而愈切時從伯兄課試有不愜輒令長跪提以大杖吾母旣忿不肖驚鈍又重憐之卽投杖號泣竟日每夜篝燈課讀而躬自辟繡雖隆冬沍寒戶外雨雪交作猶淒然相對不少假借歲甲子違腹疾三年不能起丙寅疾益甚是冬值五裘之誕子姓姻戚衣冠萃止舉觴稱慶吾母爲力疾強起整衣登堂矣而委頓不能勝乃自嘆曰吾必死矣然自汝父見背遺汝中更多難吾撫之以至于今吾卽死不愧汝父于地下矣越明年正月某日終得壽五十有一子男一卽不肖範孫女一幼未字嗚呼他人之母母耳使範無母其能一日自存也哉範今僅得成立能備一日之養而吾母已不能待矣此所以抱終天之恨也狀如是余交方氏三世矣侍御諱鳳與其兄奉常公諱鵬同舉進士有名時稱二方侍御性豪爽然于范孺人頗嚴憚之後與張孺人別居甚相愛舍其平生所爲業更自建立故循道稱其母之辛勤者如此其

伯兄則長史築范孺人出也又所爲延塾師如吾友桐城趙中丞子舉秦進士
光甫及海虞二陸皆相繼登科第而循道復中鄉舉將踵二父以起人稱孺人
主中饋極奉師之禮故循道痛念其母異于他母良然循道事孺人尤孝葬在
縣治馬鞍山之陽故祖墓而爲別域實隆慶某年月日噫其可銘銘曰
懿矣慈母又有孝子卜從其先惟墨食遺後人祉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太學生陸子徵之妻武康令本枝之母世爲長洲人始尙醫張公
與子徵父如隱公皆出贅居祥符里以故張公以女子子徵子徵名煥與其弟
燦子潛兄弟皆有名吳中子潛進士高第入翰林爲給事中而子徵久不第子
徵爲人博雅善著書好遊名山水意興所到獨自往來不執何家事家事一任
孺人孺人亦以爲治生纖嗇非丈夫所宜與知也至於教子孺人亦躬自督責
以故子徵得以遊閒而諸子學皆有成子潛給事中言事被謫都勻而其孺人
又病死母胡夫人春秋高每念其子得罪朝廷竄萬里外孺人獨共養時

以溫言慰解之胡夫人乃喜孺人初爲家甚纖及本枝中鄉舉仲季二子並遊太學乃喟然嘆曰三子俱長吾今可以無事事矣遂爲之析生獨居一室日唯焚香禮佛又好觀北史遺文隋朝故事諸稗官小說家數爲諸子言之本枝迎養之官孺人一日下堂躓傷其左足而病病良瘳二子迎歸爲壽尋以他病遂不起元年甲子之二月某日也年八十有一子男三長卽本枝次培枝翹枝皆太學生女一適刑部主事查懋光孫男四某某女四曾孫男女四陸氏自冢宰公最貴其族多著朝籍其後出子徵兄弟而本枝爲吏以循良稱其聞喪而還也吳興人惜之余與本枝同年又同官以是年之九月某日葬孺人於貞山故奉子徵之命來請銘銘曰

陸於長洲厥世遠矣冢卿之興基貴而圯黃門續文爲時宗工太學博雅允宜其兄唯是名族宜有令母令母頤頤德音則有當其治生束之若急及有代人脫焉如釋來遊武康象服袞袞觀子循政式造其歸順化委蛇八十一終勒詞元石以詒無窮

張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張氏曾祖璠祖錦父沂以貴雄海上孺人年十七歸沈君垣沈君自少不能治生遇有賦調輒轉徙避之孺人常椎髻單衣步從其夫至則與女奴共操作終不以父母家有所覲望沈君時大困意不能無懟孺人俛嘿而已母老且病兄鴻臚君梓在京師孺人日夕侍湯藥不去側母以是安之平生無疾病一日之後園右食指爲棘所傷血濡縷遂至大疾嘉靖三十年十一月初一日也年五十有一殯殮不具鴻臚君經紀其事葬之吳塘之源寔以其年十二月初八日子男二人大有成女一人大有從予遊予素知孺人之愛其子每告歸必問所習大有對之辨析卽喜見于色吾妻沈之自出呼孺人爲嫂然年最少孺人嘗在他所未嘗相見先五月吾妻死孺人獨曰嗟乎賢者固不能久生於今世因流涕累日予屏居安亭江上十餘年矣自遭此痛回首平生惘惘無可向人道者或譏以私喪踰禮而不知實有身世無窮之悲聞孺人之言而爲之屢慟焉及是大有來請銘思其言尤悲因序而銘之銘曰

嗟生之厚而數之蹇不伎不求君子之選生有令辭是以銘于茲

陸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陸氏朱君艮之妻封吉安府推官諱苓之子婦父諱桂母王氏伯父諱松母朱氏實吉安之女弟孺人少時伯父母無子養以爲己女欲爲朱氏重親遂聘朱君爲贅壻久之致其棄于陸氏之族曰舊者曰女不可以爲嗣壻不可以爲烝嘗必欲爲後舊也宜遂歸于朱氏吉安爲諸生布衣糲食廬以自給及長子舉進士選調吉安得推封及爲監察御史福建副使吉安始卒已又爲廣西廉使爲河南布政使而太夫人猶在堂孺人終始孝養雖其兄弟亦賴之年二十得寒疾自以終不能有子爲置他姬生三女子已又生三男子撫抱若一生平無紛華之好無夷鬼之惑於治生尤纖以此致饒給云嘉靖二十六年八月二十六日卒得年五十九男邦教娶歸氏子從女也邦禮娶徐氏邦治未聘女適縣學生周履冰楊承芳張復祖以卒之年十一月壬寅權厝于祖塋而以某年月日葬履冰述孺人狀甚備予爲採次其辭而爲銘曰

三代詩書之所載女子之行非有怪特奇畸而在于仁孝勤儉而無忤忌之資雖今世固有之世人不察而不知有其知之視予銘詞

張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張氏故戶侯章君注之少室歸化令若虛宗實之母也章氏世海虞人若虛曾祖珪監察御史祖格大理寺卿御史四子皆登朝二季位至九列而大理最賢大理生注以貴爲某衛千戶始崑山之東鄙曰安亭有楊氏亦名族大理故與楊翁善遂以戶侯贅于楊氏而楊女蚤亡楊翁曰女不幸吾不可以失章甥遂爲章甥娶洪氏女如其女戶侯以此卒居楊氏然無子以兄子榮爲後太孺人在諸姬中獨後生子卽若虛也已而戶侯與洪孺人皆亡太孺人抱其子日夜啼泣遂喪其明倚兄子爲後者而戶侯與兩娶皆葬安亭矣若虛旣舉于鄉太孺人撫几遠而行喜不自勝及爲歸化令不能之官其孫太學生衡已能自主其家太孺人遂與其孫歸海虞比若虛之喪自歸化還家人恐太孺人悲哀不以告竟太孺人死猶以爲尙在歸化也又三年太孺人以嘉靖甲子五

月二十七日卒年八十有三初太孺人十五而歸戶侯久未有娠他姬往往有娠不育太孺人又十五年年三十始生若虛他姬豐氏新寡其父母欲嫁之豐姬怒斷其髮哭曰奈何以女與人食其荼死又易之荼獨貴如此乎竟不能奪太孺人其後遂迎豐姬與共處兄子爲後者後倖永州先以單縣最當封永州請移封其本生若虛方貢在春官意望其兄而永州以若虛能自得之也及若虛久不第頗以爲慚已調歸化曰吾父母不得單縣封當得歸化封矣然竟不得云於是衡以隆慶元年三月初六日葬於虞山拂水巖先塋之側若虛之葬在其北余與若虛同學又同舉若虛娶陸氏故王氏也與余妻爲姑姪故皆在安亭同居王氏者數年後離居矣不得視其母子喪以爲憾銘曰

命也爲娣又嫠而矇傳世紹業乃其功母之愛子望無窮石巉水落宰木叢猿哀虎嘯霜山空生兮不歸死來從

龔母秦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秦氏諱清父諱璿祖諱恭贈刑部員外郎其丈夫曰龔君河字順之順